

春天飞来餐桌上

□吴国平

春天来了，万物葱茏，到处生机勃勃，美不胜收。

春天也飞到了餐桌上。飞上餐桌的，首先是春芽。我家乡又把春芽叫做香椿或椿蕨。那紫红紫红的嫩芽儿，像是刚从冬天的梦里醒过来，还带着几分惺忪，几分羞怯。家乡森林面积大，香椿树随处可见。母亲从树上摘下最嫩的春芽，在清水里轻轻漂过，切得细细的，拌上姜葱蒜，浇一勺热油，“嗤啦”一声，香气便炸开了，满屋子都是春天的味道。有时候也拿它炒鸡蛋，金黄的蛋液裹着紫红的椿芽，在油锅里翻几个身，盛在

白瓷盘里，芳香四溢，沁人心脾，看着就让人胃口大开。那香味，直飘到邻居家去，引得他们站在门口大喊：“好香啊！”

飞上餐桌的还有清明草。我家乡又叫它软芹。这草生得低调，贴着地面生长，毛茸茸的叶子，开着小米粒似的黄花。清明前后，田埂上、山坡上到处都是。小时候，我在哥哥姐姐的带领下，每年这个时候都要去采摘。我们蹲在田埂上，或趴在山坡里，手指轻轻一掐，草尖就落在掌心里了。回家洗净，捣碎了和进麦面里，烙出来的饼子软软的，有一股特别的清香，像是把整个春天都烙进去了。和

着糯米做的清明粑就更讲究了，绿莹莹的，咬一口，糯米的软糯和青草的香甜在舌尖上交织化开，甜而不腻。大人小孩都围着灶台转，刚出锅的清明粑烫手烫嘴，大家还是抢着大饱口福。

飞上餐桌的，还有春笋、兰竹笋、水竹笋。一场春雨过后，它们一夜之间就从土里钻出来了。挖笋要早，天还没亮，父亲就背着背篋上山了。这是他的“专利”，他说笋子是见风长的，早上才露个头，到了晌午就窜得老高，老了就成了竹而不是笋，就不好吃了。新挖回来的笋，剥去层层笋壳，露出嫩黄的笋肉，切开立刻散发

出一阵阵清新的甜香。凉拌、清炒、炆炒、做泡菜，怎么弄都好吃。我最喜欢的是油焖笋，笋片在油锅里煨得微微焦黄，加酱油和少许糖，小火焖一会儿，出锅时酱香浓郁，咬一口脆生生的，鲜美得让人停不下筷子。还有笋子炒肉片，那也是一道很不错的家乡菜。母亲常说，吃了春笋，肠胃通畅，人有精神，我感觉的确如此。

年年春季，我都长久地沉浸在春光里，浸润在美味中。这些从春天“飞来”的食物，不只是舌尖上的享受，更像是春天写给生活的信，告诉我们：好好吃饭，好好生活，一切都是新的。

那一树桃花开

□黄玉文

从楼顶往下看，几栋楼宇围住的小山岗，像极了一盆精致的盆景。小山岗上立着一座移动通信塔，塔下随意生长着灌木与绿草。居所附近有小山，推窗便能见绿，闲暇时还可沿着小径登顶，亲近草木，呼吸清新空气，倒也算居得其所。

登山小径半途，有一棵桃树，比周围的灌木高出一大截，鹤立鸡群般挺立着，演绎着自己春开花、夏挂果、秋落叶的生命变奏。这几年，每当春天来临，这株高出周遭灌木的桃树总能应时绽放，粉色的花讯，给平静的楼宇平添了几分春日浪漫。

这只是一株本地土桃树，与那些千娇百媚、花团锦簇的观赏桃花相比，它的姿态样貌甚是平凡。可每当三月清风轻拂，枝头上便冒出朵朵花蕾，继而绽放成灿若云霞的繁花。在家门口这片只有自然生长的灌木绿草、少有鲜花盛开的盆景式山岗上，这般景致，实在让人难以移开目光。

“桃花开了吧？”一个晴朗的早晨，出门路过时，我下意识抬头望向桃树的方向。云淡天高，春风摇曳着花枝，和煦的阳光穿过婆娑树影洒在眼前。许是光影的作用，那一刻，满树通透灵动的粉色桃花，仿佛盛载了春天所有的温柔。

桃树本是先开花，后长叶。此时花开正盛，阳光映照之下，花瓣薄如蝉翼，宛若轻盈透明的云霞，一股暖意直抵心怀。我情不自禁快步攀至树下，将脸凑近花瓣。清风徐来，一缕清香沁入心脾，瞬间让人心神宁静。抬头仰望，湛蓝幕下，满树桃花如一把巨伞撑开天宇，椭圆的花瓣织就一片粉色云霞，让天空明丽绚烂，胜过夏日朝晖晚霞。此刻，只觉世间满是祥和，温馨在心头缓缓弥漫。

身边有这样一棵开花的桃树，清晨出门看一眼，温暖便伴随一整天；傍晚归家望一眼，一夜都能安然入梦。

傍晚时分，月亮渐渐升起，桃树的花影随月光轻轻晃动。风起时，花枝轻摇，花瓣微颤，花朵似含羞回首，温情脉脉。月色星光里，几片花瓣经不住风的邀约，一步三回头地离开枝头，轻轻飘落地面，悄无声息。我伸手接住一片，指尖轻触，花瓣粉嫩轻柔，仿佛吹弹可破。天地间只剩月色与桃花，一股怜香惜玉之情油然而生。

山岗旁的楼宇，此刻已是灯火阑珊。桃树、桃花、星光、朦胧月色，交织成一幅静谧画面，远处楼栋窗户里还隐约传来电视新闻联播的声音。我屏住呼吸，生怕惊扰了这俗世与诗意交界之处，安然静谧的美好。

不知道这棵桃树是何时扎根于此的。或许是某人无心丢下的桃核生根发芽而成，也或许此地本就桃树生长，如今这一棵，只是替先辈守着这片土地。可以肯定的是，它就像身边的灌木小草一般，在周遭喧嚣的簇拥里，依旧能独享一份安静，任凭时光流淌，随季节坦然生长，一遇春风，便向世界捧出灿烂婉约的笑靥。

如果说人工培育的观赏桃花是清新脱俗的大家闺秀，这般未经打理却依旧绚烂的本土桃花，便是天然去雕饰、自带清芬的小家碧玉。大家闺秀高贵典雅，小家碧玉芬芳质朴。不同的桃花各有风姿，都拥有明丽澄澈的内心。

桃花次第绽放，桃叶也在悄悄萌发。日子一天天过去，眼看桃花即将落尽，这天我又来到树下，想拾捡几片花瓣留作纪念。草丛间，那些本就薄如蝉翼的花瓣已所剩无几，星星点点融入泥土，仿佛与大地融为一体。

细看枝头，花瓣落处，已冒出毛茸茸、如芝麻绿豆般大小的青涩幼果。那些飘落的花瓣，已然化作春泥，汇入孕育果实的生命循环。古语有云：“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于这棵桃树而言，化作春泥的落花，转身便成了滋养枝干、孕育果实的养分。

这棵本土桃树未经嫁接改良，也无人为它培土施肥，一年四季，大概只有开花时节才会引来些许注目。结出的土桃个头不大，表皮长满细绒毛，并无好看卖相，口感不酸不甜，成熟后挂在枝头少人问津，最终大多自然坠落。可桃树依旧自在安然，自顾自坦然生长，任凭岁月流转、四季更迭，不为外物所扰。

自然界的一切生命，都遵循着自身的规律前行，正如这棵桃树，偶尔走入人们的视线，更多时候，只安然属于自己。身边世事纷扰，仿佛都无法左右它的内心。人或许也该如这株桃树一般，把更多时间留给内心安然的自己。或内敛含蓄、静静生长，或肆意热烈、坦荡生活，只要守住内心的宁静，便能与周遭万物相融，共赏世间的美好与安然。

梧桐叶（外二首）

□姜义华

我不知道屋后的梧桐
何时抽出了新叶
它摇落一串轻响的音符
撞碎我公式化的生活
揉皱了枯燥的时日
又生出无数明亮的眼
像平静湖面，漾起一群
绿色的精灵
我不知道梧桐叶何时遮满云天
只知它，染亮了我生命的底色
我常以几缕新绿
拴住奔涌的荷尔蒙
又借几片微黄
轻轻安放，昨日的岁月

在三月的故乡穿梭

披锦缎的后山坡
引我坠入无边春色
陡径上的野豌豆花
托起我的灵魂，凌空翱翔
行将谢幕的油菜花
扶起我的诗行，从青涩走向成熟
亲爱的故土
我正依偎在你怀中
你酝酿的万般情愫
我都一一认领
等今年的春景盛放
树木披上新绿
我的诗歌
便会长出新的翅膀
飞向长江，飞向大海

破茧而出

溪边的春笋破壳而出
一日日，拔节成嶙峋风骨
终有一日，它会同我一般
层层伪装之下，只剩空心
雨水漫过泥土
沉溺于尘世的生灵
纷纷破茧
执着于人间烟火
每一次迎头碰撞，都是一段
新故事的开端
风掠过，敛去喧嚣
却锁不住翻涌的花潮
锁不住春日的丰盈与悸动
更锁不住双鬓间，又一寸
悄然新生的白



谷雨满庭芳

□简贵莲

（剪纸）

蔡风

播种

□张绍琴

每到清明前后，正是抓紧春播的大好时节。母亲会提前买上二两玉米种子，等着我们休假回老家，再带上种子一同下地。

勤劳的母亲一共养育了四个孩子，过日子向来精打细算。她总说我爱吃糯玉米，玉米刚上市时一斤卖到五元，两三个就有一斤，一人一个都不够吃，不如回老家时种几窝，每次回去顺便打理一番。三四月后玉米成熟收获，放进冷冻室，够吃上一整年。

大约一小时车程后，我习惯坐在檐下的石阶上玩手机，也算歇口气。母亲却仿佛有使不完的劲儿，一回到老家，便拿起靠在墙边的锄头，走到地里翻土、打窝。干着干着，她抬头唤我的小名：“小雨，歇好了就来干活。不干哪儿有吃的？”

我把手机揣进衣袋，走到地里。母亲知道我不擅长干农活，总派给我简单轻巧的活儿，比如点种子，即把玉米种子丢进小土坑，一窝两粒；再比如盖土，撒完种子、浇上半瓢农家粪水后，在种子上轻轻覆一层薄土。

可就是这样简单的事，母亲总能挑出我做得不到位的地方。她说我丢的两粒种子挨得太近，会影响出芽生长；又说我盖的土厚薄不均，土厚的地方出芽困难，土薄的种子可能被虫啃，或是经连日暴晒干瘪发不出芽。我心里不服气。以前读过一篇文章，说种子的力量十分强大，石缝里、石块下，它都能顽强破土而出，甚至发芽的力量还能将人的土盖骨完整顶开。母亲没上过学，我不屑于跟她争辩，便赌气回道：“管它的，能长多少算多少。”春日暖阳虽不算炙热，可接连劳作也让我的额前渗出细密的汗珠。我只想赶紧干完，回到阴凉的屋檐下吹凉风。

母亲早已脱下外套，只穿着一件蓝底白横纹的棉布套头衫，袖子高高卷起，露出结实有力的胳膊。翻土、打窝、挑粪、浇粪都是重活，汗水浸透了她的后背，一绺头发湿湿地贴在额前。母亲直起腰，用大拇指和食指从额前一抹，甩下一串汗珠。“干这点活儿就累了？要干就干好，要不然还不如不干。”说完，她又躬身继续劳

作，身子几乎与土地平行。金灿灿的阳光毫无保留地洒在她身上，那过分明亮的光影晃得我眼眶发涩，不敢直视。我草草干完母亲分派的活，心安理得地回到阴凉处休息，地里只有一团细小的影子，跟着母亲缓缓挪动。

果然，母亲每次回老家顺带种下、悉心打理的玉米，三四月后总会给我们满满的回馈。母亲的冰柜里，我家冰箱的冷冻室，总是堆满了玉米棒子。想吃时，我便取出两三个放进锅里，加少许清水煮熟，出锅后用筷子一穿，就能美美地啃食。晶莹剔透、甜糯清香的玉米粒，仿佛一个个动人的音符，在唇齿间奏出美妙的滋味。

今年，又到了种玉米的时候，却再也没有人提前备好二两玉米种子，等着我回老家一同播种，再数落我点种、盖土做得不够好。我坐在阴凉的屋檐下，望着空荡荡的土地，眼眶渐渐湿了。阳光依旧，可我也再也寻不到那个因我爱吃玉米，年年为我播种的身影。

春来之时情更浓

□陈国庆

闷与忧愁，心底的柔软被轻轻唤醒，连呼吸都变得清甜绵长。春风里裹着泥土的芬芳，混着青草与花苞的香气，满是生机与希望，仿佛所有的美好，都在这春风里悄然酝酿。

花开是春日里最动人的情书，开得热烈，开得烂漫，将整个春天装点得诗意盎然。桃花灼灼，叠着层层温柔，温婉得如同岁月里的静好；梨花素白，清雅脱俗，缀满枝头，似雪非雪，活泼又明媚，让每一个路过的人，都漾起积攒了一冬的温柔。花开有期，却情义无价，每一朵花的绽放，都是春对世间的深情告白。看着这满目繁花，心底的欢喜油然而生，连目光都变得温柔起来，仿佛与这春日的美好撞了个满怀。

春日的光影，总带着温柔的诗意。春日的阳光，不再似夏日那般灼热，而是柔

和地洒在大地上，给房屋、草木、溪流都镀上一层浅浅的金辉。静坐窗前，看阳光透过窗棂，在桌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泡一杯清茶，看茶叶在水中缓缓舒展，茶香袅袅，与春日的暖意恰好相融。这时，偶尔有鸟儿掠过枝头，留下几声清脆的啼鸣，打破片刻的静谧。无需言语，只需静静感受，只觉内心与春日相拥，那份安宁与温暖，便是最深沉的情浓。

春来情浓，这份情，不止在自然的景致里，更在人间的烟火中。春日里，人们走出家门，赴一场与春天的约会。老人在暖阳下闲坐，闭目养神，眉眼间满是安详；孩童在草地上奔跑，追着蝴蝶，笑声清脆悦耳，洒满春光；亲友相伴，踏青赏花，共赏这人间盛景，诉说着思念与牵挂。春日的温情，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陪伴变得格外珍贵，让心意变得格外真切。

在春暖花开的时节，与所爱之人共赏美景，共品时光，平淡却温暖，简单却绵长。

春是万物复苏的时节，亦是情意渐浓的时光。田间地头，农人踏着春光耕耘，弯腰播种的身影，是对丰收的期盼，也是对生活的热忱。寻常巷陌里，邻里间的问候多了几分暖意，家人围坐时的话语多了几分温柔；就连独处的时光，望着窗外抽芽的柳枝，听着耳畔轻柔的风声，心底也会漾起绵绵的情意。这情意，是对春日美好的眷恋，是对人间烟火的珍视，是对过往岁月的释怀，更是对未来时光的期许。

时光缓缓，春意悠悠。愿我们都能接住这春日的温柔，怀揣这份深情，在春暖花开的时光里，揽一缕清风，拥一抹暖阳，守一份真情，向阳而行，温暖相伴，让心随春醒，让情随春浓，永远明媚，永远丰盈。